

文化传统与当下

当下小文谈

散文新境界 功夫在“四真”



叶小文:中央社会
主义学院党组书记、第一副
院长。著名学者,著有《小文
百篇》、《多视角看社会问题》、
《化对抗为对话》等多部著
作,本栏目特邀顾问。

叶小文

《人民日报》海外版一版开辟了“望海楼”专栏,我将几年来应约在该专栏发表的百余篇千字文,汇为一集,题为《望海楼札记》,请李瑞环同志题名,近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。

原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主任、年逾九旬的吴江看了此书后,特亲笔致函于我,称:

这是一本清新的散文集,有自己的独特风格……

但对这种文体,目前注意者尚少。这与囿于发表范围有关。例如,你谈道教、佛教及有关达赖的数篇,其中杂有学说,就进了一步了。但因为你的文章发表大都自己的“范围”,这个“范围”可能限制了作者。

所以我认为,你不妨稍舒身手,扩展阵地,不限于“望海楼”专栏,也可在其他报章、栏目一显身手。重要的是,无论在何处,仍保其清新文风,独倡清新的散文体。

至于究竟何谓“清新”,请你不妨回头深思,坚持并发扬之,力拓散文新境界。

吴老果然宝刀不老,对散文的这番见解,发人深思。那鼓励

真实、真切、真诚、真挚,可以称之为四真之境。

和希望,却令我久久难以释怀。

我们这一代人,大都经过“文革”岁月的蹉跎,往往读书不成系统,难有扎实的古代文学涵养和修炼了。但偶然还能从前人范文的一鳞半爪中感悟和熏陶。记得我在贵阳一中念初一时(1963年),读了朱自清的散文《春》,喜之不禁,不知深浅,便模仿着写了篇《春雪》。此篇少年习作,早已荡然无存,开头却还依稀记得:“下雪了,下雪了,纷纷扬扬的春雪,从那黑茫茫的夜空,漫天盖地地洒了下来……雪点缀着山,雪打扮着城,雪把一切银装素裹。我和弟弟冲出房门,迎着雪花,踏着雪地。听,轻轻地,轻轻地,脚下发出扑哧扑哧的欢笑声。”岂知,语文老师竟用大字报把这篇作文抄写张贴出来,同学皆驻足观看,高三年级还拿去诵读。这是我初尝写散文的甜头,终身难忘。初中毕业,就下乡当知青了,再与散文无缘。“文革”后复办大学,恢复高考,我也上了贵州大学(1977年),受那时拨乱反正、万象更新社会气氛的感染,写了篇散文《雷锋回来了》,语文老师又推荐到《贵州日报》文艺版头条发表。那可是当年发表何士光轰动全国的短篇小说《乡场上》的地方啊!立即又引来全校一片赞叹,我也为此激动了好几天。

真的开始写散文,并一发而不可收,是这几年《人民日报》海外版头版的“望海楼”专栏逼出来的。尤其是栏目的傅振国主编,极为敬业,总在出点子,发短信,催促鼓励鞭策,让你“不动摇、不懈怠、不折腾”,不停笔。既然是《人民日报》的头版言论,写风花雪月就不大相宜,总冷嘲热讽也不可取。这样一来二去,就形成了大多以正面议论大事的“歌颂体”散文。即使是“时政评

论,时弊感言”,也要“娓娓道来,极少火气,但又不乏尖锐”。即使是批评达赖,热比亚,也要“杂有学问”,以理服人。

我们这个快速发展变革的时代,令人着急上火的事当然少不了,但毕竟令人歌颂赞叹的事更多。“望海楼”专栏当然更关注大事,欢迎“主旋律”,这也就促成了我的散文多为正面的“歌颂体”、及时的“议大事”。例如,中华民族第一次办奥运,我写了“奥运咏叹”三篇:《千年一叹:我能比呀》、《今朝一笑:我能赢呀》、《罗格之赞:无与伦比》;第一次办世博,我夜不能寐,写了《那一夜,中国文化感动世界》、《上海世博之夜抒怀》;共和国华诞六十周年,写了三篇“礼赞”:《共和国华诞前的期盼》、《为祖国骄傲》、《热烈庆典前的冷静思考》等等。

这种“歌颂体”、“议大事”、“进主流”的散文,大都是应时之作,急就之章,有的还是命题作文。但要有感而发,有理可言,有情动人,有可读性,不大容易。如吴老所说的,需要“保其清新文风,独倡清新的散文体”。

尽管吴老对我寄予厚望,但我深知,学海无涯,天外有天;佳作无穷,读之汗颜。哪里去长功夫,求“给力”?近读《近宜笔记》,不禁眼睛一亮。正如季羡林老的评论,“书中的文章都是非常短的,内容则比较多样。有的讲世界大事,有的讲国家大事,更多的则是市井小事,个人感受。没有半句假话、大话、空话、废话和套话。讲问题则是单刀直入,直抒胸臆。我想用四个“真”字来表示:真实、真切、真诚、真挚。可以称之为四真之境。”

啊,明白了,力拓散文新境界,找到努力方向了,功夫就在“四真之境”。

“噫,微斯人,吾谁与归!”



【本期话题】:

您能见贤思齐吗?

话题提供者:有板有眼

【话题缘起】

《论语·里仁》讲:“见贤思齐焉;见不贤而内自省也。”意思是见到有道德的人就要向他看齐,这是儒家积极提倡的做人原则。那么在现代社会,您会用这句话来督促自己吗?

liuli580129:现实生活中人们常对见义勇为的英雄非常敬佩和感动。感动过后反思假如我遇上能否有此义举呢?这就是见贤思齐的开始。如果这种想法能付之于行动的话,那他就是贤人了。

陈成强:社会是向前发展的,每个人也应该追求真善美追求进步的。“贤”与“不贤”是对矛盾,必将长期存在,我们一定要胸怀正气,明辨是非,虚心向先进学习。现实中,也有“不贤者”比“贤者”更成功、更幸福,但不被邪恶所击溃。见贤思齐,不是做几件好事便大功告成,也并非不做坏事就聊以自慰,而应是内心存贤,德行永恒。

每文:欲见贤思齐,必先有善良心地,立高尚品德,不被世俗所迷惑,不为利益所诱惑,不被邪恶所击溃。见贤思齐,是做几件好事便大功告成,也并非不做坏事就聊以自慰,而应是内心存贤,德行永恒。

铁璞:过去从事思想政治工作,对一条怪论:老百姓学雷锋,干部学孔繁森,军人学朱伯儒。我就质疑:学习英雄也有范围吗?毛泽东当年提倡学习雷锋并没有划定学习范围。可见在倡导者那里,见贤思齐就是有范围的。没错,贤是一种道德观。道德观从来都是受时代性和阶层性制约的,社会上层的贤很难为下层追随,社会下层的贤只能为上层欣赏而不是“思齐”。

小于 gongzheng:我想,每个人对于美好的事物都有仰慕感和追崇感,就好像在我们的日常工作中,对于同一项业务,如果某一位同事的设计方案和思路更具可操作性与合理性,那么,我会去认真倾听和学习。做到见贤思齐,最关键的恐怕还是要调整心态,放宽心胸,切忌小肚鸡肠,心怀妒忌憎恨之心。

风清气秀:要见贤思齐,个人首先要有一定的修养基础,并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,只有修养高的人才有可能做到。当然我们每个人都需要见贤思齐,从而提高自己的人生素养。我觉得只有社会的主流道德观高尚,大多数人才能见贤思齐。

台应新:见贤思齐,就是向德才兼备的人学习。如今像这样的人太少了。有德没有才;当不上“官员”;有才没有德,官员当不长。看来真正德才兼备的“贤人”应该在默默无闻的民众之间。

齐鲁阅读:有人把林肯的像挂在房间里,遇到棘手的事,就去看,心想若林肯遇到同样的事会如何处理。结果常常会想出屈

己安人的好办法来。我想,若把希特勒的像也挂上,就可以在见贤思齐的同时做到见不贤而内自省了。

茶叶:今天在超市。一位老人过来递给营业员2毛钱,说:谢谢你昨天的帮助,要不,差这2毛钱就买不了那双鞋了。营业员说:嗨!不要了,不要了。还跑一趟做什么!老人说:不是2毛钱的事,是关于人格的问题,我得讲信用不是?

wangsanhua666:要是人人都能做到见贤思齐的话,那这个社会无疑会变得非常美好。然而,现实情况却是,见贤思齐只是存在于一些人的嘴里,却不是体现在行动上;还有一些人只是要求别人见贤思齐,对自己却没有这样的要求。这样,见贤思齐就无法统一要求,只能靠个人自觉了。

王乐良:古今一也:见贤而思嫉妒、陷害的居多,而见贤思齐的少。德隆望尊之圣贤之人可望而不可及,天下凡人俗人多,所以人人皆可成尧舜只是一种人生理想。一个人从善或是从恶皆性由心生,所以有人残酷如桀纣,有人善良如佛祖。仁善慈悲恻隐皆人所固有,见贤思齐是修身之本!

徐建和:“贤”的标准和内涵是一个开放的体系,善良、宽容、热心、勇于担当、为他人着想,等等,这些优良品行都可成为“贤”的一个方面。求贤不应具备,一个人只要具备其中之一,就值得学习,“贤人”离我们并不遥远。“齐”也并非要求等量齐观,而重在表明向榜样学习的一种价值取向。

愚岩:构建社会的大文明秩序,见贤思齐是和谐的必然。国学都是经典,如今倡导国学,是在证明道德危机的严重。这是中华民族的耻辱与悲哀。

lchl16369:关于贤的理解,我觉得倒不一定非要多么重要的道德品质,像一些基本的做人道理和社会公德,都可以划到“贤”的范畴里面。而我们现在缺少的,正是这些最基本的东西。我们也不需要讲什么大道理,只要把这些最基本的东西做好了,我们的社会会变得更美好。

一抹红尘:不要把见贤思齐看成是做人的境界,而应该把它当成学习的过程和方法,只有不断修正自己的航标,才能不断走向成熟,走向完美,到达理想的彼岸。

(本期幸运博友为lchl16369,将获奖金100元,请将联系方式发至编辑邮箱 wanghu3050@126.com)

【下期话题】:

不患寡而患不均

话题提供者:刘学英

【话题缘起】

当今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,尤其是经济总量已超越日本位居全球第二。但不可否认的是,在经济迅猛发展的同时,贫富差距越拉越大,这对于社会稳定及发展都是不利的。如何缩小贫富差距,给最底层的人合理必要的社会保障,是全社会应该面对的当务之急。请登录微博齐鲁就此话题进行讨论。

身边的传统

我的“粳”字读法的故事

2011年7月6日齐鲁晚报A6版刊登了《为何“粳”字依然未更改》的文章,对“粳”的读音进行了研读,看了之后不由得想起我跨越十年的“粳”字读法的故事。

孙一慰

那是1986年,我在当时的济南市商业技工学校(现在的济南技术学院商贸分院)任教。那年秋季我担任《烹饪原料知识》课。在讲授粳米的时候,我读的是粳(gēng)米,当粳(gēng)米一从我嘴里说出后,很多同学立即异口同声地说:“老师应该是粳(jīng)米,那个字读jīng。”“谁说的?”“语文老师”。我知道当时担任语文课的是学校办公室主任杨勇,他是很认真的,一定没错。就说:“谢谢同学们,好的,就读粳(jīng)米”。

可是下课后我还是觉得读粳(gēng)也应该有道理。因为在20世纪60年代我在聚丰德饭店时,经常去位于三里庄的济南市市中区粮食局给店里买粮油,那时市中区粮食局的人都是读粳(gēng)米,那时主要是买“标一粳(gēng)”、“标二粳(gēng)”,还有“标一粳”、“标二粳”。我想难道粮食局的同志也能读错粮食的名字

吗?于是我就查字典,《新华字典》、新华出版社出版的《新法编排汉语字典》、《现代汉语词典》等很多都读粳(jīng),也问过很多人也都说读粳(jīng)。

虽然我也读粳(jīng),但是我还是不死心。有机会就查词典、字典,询问语文老师,可是依然是粳(jīng)。一次我找书籍,在书橱里发现了我20世纪50年代用的一本《四角号码新词典》,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1954年8月32版(第5次修订重排本),我立即查了,那上面是读粳(gēng),很高兴。心想总算找到读粳(gēng)的依据了。可是又一想,那可是几十年前的老词典了,现在根本没有用的了,所以年轻人都读粳(jīng)。

尽管如此,我心里总是觉得读粳(gēng)应该有道理。一日闲暇,突然想到我不是有参加论文研讨会得的奖品《辞海》吗?何不查查看看?我那本《辞海》是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8月第1版,1987年1月第8次印刷的。翻开一查,上面是这样写的:“粳

(jīng,读音gēng)”,在此书的“凡例、注音”中写道“口语音与读书音不同的,加读音,如【摘】(zhāi,读音zhāi)。”看到这里我想“粳”字的口语音读jīng,读书音是gēng。这时我觉得我那时读粳(gēng)米,是有一定道理的了,我也没读错。这时已经1995年了,我也调到新单位任教了。

1996年的一天,偶遇退休多年的语文老师李如石,我就询问“粳”字为什么要读jīng?李老师听后,微笑着说:“你不知道旧时民间常说,半夜三更(jīng)吗?”我听后恍然大悟。《辞海》中说的“粳”字的口语音是否由此而来?至此我的“粳”字读法的故事,一晃就是10年,才算结束了。

中科院院士张启发曾挑出《新华字典》粳(gēng)米读成粳(jīng)米的错误,并得到《新华字典》的认可,但在最近的新版《新华字典》中,该读法依然没有更改。我还是觉得《辞海》中说得好,“粳”字的读法,口语音读jīng,读书音是gēng。